

冰 心

希望你们以固有的天真纯洁的心,又用充满了爱和同情的眼光,来看自己周围:家庭、学校、社会、国家乃至世界和现状,一切能使你动了真正的感情,使你觉得非写下来不可的时候,才郑重下笔。这种文字往往是最“真的”,而“真”和“善”、“美”又是分不开的。“真”和“美”的文字,又总是有激励人们向上的“善”的社会效果!

沈从文

伟大作品的产生,不在作家如何聪明,如何骄傲,如何自以为伟大,与如何善于标榜成名,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作家诚实地去做……假若我们对于中国文学还怀了一分希望,我觉得最需要的就是文学家态度的改变,那大司务处世做人的态度,就正是文学家最足学习的态度。他能明白得极多,故不拘束自己,却敢到各种生活里去认识生活,这是一件事。他觉得他事业的尊严,故能从工作本身上得到快乐,不因一般毁誉得失而限定他的左右与进退,这又是一件事。他做人表面上处处依然还像一个平常人,极其诚实,不造谣说谎,知道羞耻,很能自重,且明白文学不是赌博,不适宜随便下注投机取巧,也明白文学不是补药,不适宜单靠宣传从事渔利,这又是一件事。

艾 青

没有想象就没有诗。诗人的最重要的才能就是运用想象。诗人把互不相关的事物,通过想象,像一条线串连起来,形成一个统一体。

不论是明喻和暗喻,都是从抽象到具体、具体到具体之间的一个推移、一个跳跃、一个转化、一个飞翔……

所有意象、意境、象征,都是通过联想、想象而产生的。

艺术的魅力来源于以丰富的生活为基础的丰富的想象。

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虽然是各自独立的,却又是互相联系的。

所有的思维总是从具体中找抽象,从抽象中找具体,他们互相牵连着,飞旋于大千世界中……

夏 衍

我们描写人物,常常简单化、刻板、不够鲜明、不够突出、没有典型性,这是为什么呢?也可以说是因为我们在通过典型事件、典型动作和语言来刻画典型性格这一点上,还缺乏深刻的理解和应有的知识。

我们常常看到在剧本的第一页,人物表上写着:甲、奸巨猾,乙、性情暴躁。但是,这种性格只写在人物表上作为注解,而没有把甲的奸猾和乙的暴躁在动作、行为、语言、细节描写中刻画出来。为什么?一句话,我们的本钱还不够。

描写人物的简单化的例子很多,如:描写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常常看到“两条又粗又黑的小辫子,一对又亮又黑的大眼睛,穿着一件花布衫”,这几乎成了一个公式。其实漂亮的女孩子也可以不梳小辫子,也可以不穿花布衫,假如描写得好,小眼睛也一样是迷人的。为什么老这样写?因为缺乏描写的本钱。

赵树理

我想谈谈材料与创作的关系。有几位同志提出,“曾被新事物感动过好多次,想写,也非名利主义,只是写不出。”我想把我对小说材料的理解谈出来,作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材料在自己的记忆里,有整块的,有化了的。整块的就是真人真事,化了的就是某个人或某一类人物的一连串的特殊(不是一般)印象。整块的材料在我来说来用处不大(特别是真“事”),因为它不是为某一个主题而产生的;而某一个主题也不可因为迁就它而缩小其普遍性。化了的材料虽然在脑子里或者笔记本里查不出来源,但是积累得多了是“得心应手”、“左右逢源”的,主题要求它干什么它就能服从命令。我们碰到一个生环境,或者出了个什么事故,便可以想想让自己的父亲在场应有什么表现,哥哥在场应有什么表现,爱人在场应有什么表现,而真要是让他们来了,他们表现的会大体上和我们想象的差不多。

张光年

文学作品应当通过典型性格的创造,揭示一定的社会历史现象的规律性。强调描写社会现象的本质,要求作家在创造典型的时候,通过典型人物的活动表现出某种社会现象的发展规律,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只强调描写社会现象共同的规律性,不强调从生活出发,通过精心选择的个别现象,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表现生活的真理,这也会鼓励公式化的描写。就我们的某些公式化的作品来看,有些描写农业合作化和描写工业题材的剧本形成了千篇一律的格式,形成了难以突破的框子,不就是和作者只注意共性,不注意生活特性的描写有密切关系吗?

马 烽

一个作家,如果对生活缺乏深刻的理解,不敢大胆地揭露生活中尖锐的矛盾冲突,作家的笔没有深入到人物的灵魂深处,而完全抛弃了丰富的生活,把人物禁锢在一个狭小的框子里,这样,无论如何不可能刻画出那种具有鲜明性格的人物来。

作品中每一个具有鲜明性格的人物,都是作家对于生活长期的感受,经过一番艰苦的劳动,逐渐形成的,如果缺乏实际生活,绝不可能写出那种性格鲜明的人物来的。但为什么有些作家,譬如有些工农出身的青年作家,生活经历很丰富,却写了一些概念化的人物呢?我想主要不外以下三个原因:其一是受了这种概念化创作方法的影响,以为刻画人物性格,只有采取那种配方的办法;其二是由于自己文学修养差,创作经验不多,不知道如何来表现人物性格,不善于从多方面,通过一些恰当的细节来描写;其三是由于懒惰,缺乏一种大胆的创造性,因为按那种处方配制,是一种最省力的办法。

前面有灯光

□赵丽宏

中国作协的青创会,是中国年轻一代作家的大聚会。我曾经两次参加青创会,有一些难忘的记忆。

第一次出席青创会,是1986年,那一年我34岁,是青创会的正式代表,还是上海代表团的领队。这是“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次青创会,“40后”、“50后”的作家,是这次青创会的主体。有些年龄稍长的作家,是会议的特邀代表。可以说,这次青创会,“文革”之后涌现出的大部分有影响的中青年作家。开会议期间,和很多同辈的作家相聚,其中有熟悉的朋友,也有虽未谋面但神交已久的作家。我们都曾经历过“文革”,都有过“上山下乡”或者其他社会底层生活的经历。是文学的陪伴和召唤,使我们走过了苦难和曲折,走出黑暗和混沌,寻找到人生的目标。

大会开幕式上,宣读了巴金先生的贺信,那些情真意挚的话语,让我们感动:“青年作家们,前面有灯光,路上有泥水,但是四面八方都有关切的目光,整个民族同你们一起前进。你们丢开顾虑,不用胆怯,大胆地想,勤奋地写,把自己心灵中最美好的东西全写出来,你们不会辜负祖国人民对你们的期望。我信任你们!”

这次青创会,开幕是1986年的最后一天,第二天就是1987年元旦。我们在京丰宾馆迎接新年。会议的后半程,因为当时的特殊原因,取消了一些原定的议程。这样,开会议的日子就变得非常松弛,自由安排的时间很多,作家之间相聚交流的机会

更多了。

开会期间,北京突然大雪纷飞。只一夜工夫,京城就成了一个白雪茫茫的世界。早晨醒来,面对窗外雪光耀眼的白色天地,心里有一些沉重的联想。窗外有一根电线,积雪在线上累积,竟有两寸高,柔软的电线变成了一根冰冷的雪带,横亘在我的眼前。然而这根雪带维持的时间很短。两只麻雀从窗前掠过,它们在空中急急忙忙盘旋着,寻找落脚的地方。我以为两只麻雀无法停留,窗外到处是雪。想不到它们找到了一个我未曾预料到的落脚点——窗前的那根电线。一只麻雀先是从下而上掠过电线,翅膀只是轻轻地一拍,电线上的积雪便“噗噗”地落下一段,另一只麻雀也如法炮制,又拍下一段雪,然后再一先一后停落在电线上。它们轻松地抖着羽毛,不再把周围曾使它们惊惶迷惑的雪世界放在眼里。那根被积雪覆盖的电线在它们的脚下有节奏地颤动着,积雪在不断地往下掉,往下掉。大雪忙忙碌碌经营了一夜的封锁,只十几秒钟便被两只小麻雀瓦解了……

那天上午,看着窗外的雪景,写成一篇散文《看雪》,表达我当时的心情。文章是这样结尾的:“只要有美丽的生命在,谁能阻挡春天呢!”

这篇短文,后来竟被很多报刊转载。前不久,还有香港教育出版机构来信,说要将此文收入香港的中学课本。不过,年轻的读者未必能窥知我写此文时的心境。

文学在那个年代,受到很多年



保持青春活力

讲好中国故事

□徐 坤

我有幸参加过两次青创会。2001年4月第一次参加中国作协召开的青创会时,还是一名中国社科院的青年作家代表,到了2007年11月第二次参加青创会,就已经以北京作协领队的身份前往了。感觉青创会就像沙漏计时器,让人老得快,于不知不觉之中,静静量出了每个人的写作年轮,同时也记录下时代氛围的变化。

2001年仲春时节的青创会,在北京五环边上的北京会议中心召开。那时,北京正雄心勃勃筹备申办奥运会,四周都是沸腾的翻建扩建景象。刚落成不久的北京会议中心,四周还是大片郊野,夜晚黑黢黢一片,出入极不方便。一群以“60后”作家为主的青年代表聚拢在一起,意气风发探讨着文学的跨世纪问题。记忆深刻的是在那次会上,中国作协领导讲话稿中点名表扬了一大批优秀作家,从老子庄子到星河杨鹏,令人倍受鼓舞!2007年冬季在北京西客站附近的铁路大厦召开第五次青创会时,北京已经进入举办奥运会前的冲刺阶段,城市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巨型钢筋地基建筑耸立在四九城里,中国即将向世界展示新的英姿。青创会的主力人群也已变成是一拨“70后”作家,他们朝气蓬勃,探讨的主题是新世纪文学的大发展大繁荣。而“60后”那一拨参加上一届青创会的作家,成就经受住了检验,6年时间,很多人文学成绩斐然,已经成为文坛中的中坚力量。

今年秋季的青创会,应该是“80后”一代作家当主力了。长江后浪推前浪,总有新人在成长。青创会永远是热闹的、鲜活的、朝气蓬勃、激情四射。它对一名年轻作者来说,是助推器与加油站,也是一所高校和大讲堂。虽然时间短暂,但如高手相见武林比剑,有形无形的过招之间,高下立现,让学然后知不足。每个写作者都会以曾经参加过青创会而自豪,愿新一代写作者能够珍惜青春大好年华,不负时代与人民的重托,以手中的笔讲好中国故事,描绘出新时代的中国梦。



做客者说

□乔 叶



因为超龄了两个月,这次青创会,我是以特邀代表的身份来参会的。所谓特邀的意义,此时此刻在我的理解就是:本已没有资格属于某个群体或者某个场合,因为被格外厚待,才被允许参与。所以,被特邀的我其实是以客人的身份来赴会的。在我的意识里,这是她的会,他的会,他们的会,而不是我的会。所以,来参加这届青创会,我的心再不像上一届那样雀跃和激动,而是静的:安静,宁静。

静的缘由还有一个:很清楚许多熟悉的朋友都不能到会了。文学界里我所挚爱的那些朋友大多是“50后”和“60后”,当然,以我的浅陋学识,他们和我交往都是迁就的、宽容的,我却一向不自知地喜欢和他们混在一起,因为和他们在一起所获颇多。“勿友不如已者”,我交往的朋友一般都是比我强的人,这强无关世俗名利,只在于心。他们精神世界的高远和辽阔给予我的

影响无法衡量。因此只要在什么会上见到他们,我便会可着劲儿和他们尽兴攀谈,比如作代会。但这届青创会他们是不必参加的。如此一想,便不免有些落寞。

“别急,你还年轻。”每当听到我抱怨自己的不足时那些朋友都会这么劝慰我,现在,我终于明白:所谓的年轻,对于写作而言其实没有什么意义。时间是最仁慈的,谁都会年轻。时间又是最残酷的,黑发终将霜雪,年华终将老去。时间又是最平和最没有性格的,有的作者,可能一落笔就已经老了,而有的作者,写到白发苍苍也还在青春期。

忽然觉得,由年龄上的年轻来断定一个作者的前途,说什么越年轻就越有前途,这真的只是一种客气的理论。我已心如明镜:那么多比我年长的前辈,他们在和我一样年纪的时候就已经大踏步地超越了我。而当我到了他们现在的

年纪,也未见得能够缩短和他们之间的距离。而在读者那里,年轻不年轻的虚无本质就更明显:一个真正的读者不会在意这个作者是20岁还是30岁,是60岁还是80岁,甚至不会在意他已经死去了1000年还是200年。他要看的是作品,只是作品。如此而已。

“拿作品说话。”这5个字对于写作者来说,就是要命的真理。

当然,年轻也还是自有其微的意义,只是这意义仿佛是太过有限,简直只是相对自己而言。这意味,比如我,如果能活到80岁,那或许我还能写差不多40年。但是,果真如此吗?谁知道呢?谁知道40年里我会开什么小差呢?谁知道我会不会写出什么不像样的东西或者连什么不像样的东西也写不出呢?

我不知道。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花是相似的,人却定然是不同的。信笔至此,想到像青创会这样的会,没有多少人能连着参加几届,我的心里便越发宁静了。我想,作为一个客人,到会之后,我能做到的就是尽赏主人之欢,在心里默默地喝彩,然后再静静地离会,再然后,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去尽一个写作者的本分吧。



青春·文学·梦想

□李 浩



写下这个略带煽情的题目是因为记忆,和青创会有关的记忆——我说的“青春”其实更早,早到……那一年,我大约20岁吧,接到作家鬼子的一封信,说他将来河北石家庄参加青年作家创作座谈会,有时间的话我可去一下。那一年是哪一年我不想说,是故意不去想不去查,我愿意模糊,因为感觉它距离现在还很近,这个错觉可能会让我暗暗的“斗志”。夜已深。餐馆服务员一次次来打扫,她们带着有意的倦色,我提议,回我的房间咱们继续……那一夜我基本没睡。他们那天提到的许多书名我也未能记下来,但我始终记着那种感觉,那种分享文学美妙的幸运和幸福,那种与我心有戚戚焉的共通。之后,晚餐之后还剩下三个人,徐则臣、李亚和我。我们之所以继续留下是因为读书的话题,是因为意犹未尽。那时,一向在文学问题上习惯夸夸其谈的我却只有聆听的份儿、偶尔插话的份儿——他们两个的阅读量都远大于我。不止一次,我从他们那里按图索骥,获得宝藏。那一次,我再次感觉到羞愧,无知的羞愧,当然也激起我暗暗的“斗志”。夜已深。餐馆服务员一次来打扫,她们带着有意的倦色,我提议,回我的房间咱们继续……那一夜我基本没睡。他们那天提到的许多书名我也未能记下来,但我始终记着那种感觉,那种分享文学美妙的幸运和幸福,那种与我心有戚戚焉的共通。之后,晚餐之后还剩下三个人,徐则臣、李亚和我。我们之所以继续留下是因为读书的话题,是因为意犹未尽。那时,一向在文学问题上习惯夸夸其谈的我却只有聆听的份儿、偶尔插话的份儿——他们两个的阅读量都远大于我。不止一次,我从他们那里按图索骥,获得宝藏。那一次,我再次感觉到羞愧,无知的羞愧,当然也激起我暗暗的“斗志”。夜已深。餐馆服务员一次来打扫,她们带着有意的倦色,我提议,回我的房间咱们继续……那一夜我基本没睡。他们那天提到的许多书名我也未能记下来,但我始终记着那种感觉,那种分享文学美妙的幸运和幸福,那种与我心有戚戚焉的共通。之后,晚餐之后还剩下三个人,徐则臣、李亚和我。我们之所以继续留下是因为读书的话题,是因为意犹未尽。那时,一向在文学问题上习惯夸夸其谈的我却只有聆听的份儿、偶尔插话的份儿——他们两个的阅读量都远大于我。不止一次,我从他们那里按图索骥,获得宝藏。那一次,我再次感觉到羞愧,无知的羞愧,当然也激起我暗暗的“斗志”。夜已深。餐馆服务员一次来打扫,她们带着有意的倦色,我提议,回我的房间咱们继续……那一夜我基本没睡。他们那天提到的许多书名我也未能记下来,但我始终记着那种感觉,那种分享文学美妙的幸运和幸福,那种与我心有戚戚焉的共通。之后,晚餐之后还剩下三个人,徐则臣、李亚和我。我们之所以继续留下是因为读书的话题,是因为意犹未尽。那时,一向在文学问题上习惯夸夸其谈的我却只有聆听的份儿、偶尔插话的份儿——他们两个的阅读量都远大于我。不止一次,我从他们那里按图索骥,获得宝藏。那一次,我再次感觉到羞愧,无知的羞愧,当然也激起我暗暗的“斗志”。夜已深。餐馆服务员一次来打扫,她们带着有意的倦色,我提议,回我的房间咱们继续……那一夜我基本没睡。他们那天提到的许多书名我也未能记下来,但我始终记着那种感觉,那种分享文学美妙的幸运和幸福,那种与我心有戚戚焉的共通。之后,晚餐之后还剩下三个人,徐则臣、李亚和我。我们之所以继续留下是因为读书的话题,是因为意犹未尽。那时,一向在文学问题上习惯夸夸其谈的我却只有聆听的份儿、偶尔插话的份儿——他们两个的阅读量都远大于我。不止一次,我从他们那里按图索骥,获得宝藏。那一次,我再次感觉到羞愧,无知的羞愧,当然也激起我暗暗的“斗志”。夜已深。餐馆服务员一次来打扫,她们带着有意的倦色,我提议,回我的房间咱们继续……那一夜我基本没睡。他们那天提到的许多书名我也未能记下来,但我始终记着那种感觉,那种分享文学美妙的幸运和幸福,那种与我心有戚戚焉的共通。之后,晚餐之后还剩下三个人,徐则臣、李亚和我。我们之所以继续留下是因为读书的话题,是因为意犹未尽。那时,一向在文学问题上习惯夸夸其谈的我却只有聆听的份儿、偶尔插话的份儿——他们两个的阅读量都远大于我。不止一次,我从他们那里按图索骥,获得宝藏。那一次,我再次感觉到羞愧,无知的羞愧,当然也激起我暗暗的“斗志”。夜已深。餐馆服务员一次来打扫,她们带着有意的倦色,我提议,回我的房间咱们继续……那一夜我基本没睡。他们那天提到的许多书名我也未能记下来,但我始终记着那种感觉,那种分享文学美妙的幸运和幸福,那种与我心有戚戚焉的共通。之后,晚餐之后还剩下三个人,徐则臣、李亚和我。我们之所以继续留下是因为读书的话题,是因为意犹未尽。那时,一向在文学问题上习惯夸夸其谈的我却只有聆听的份儿、偶尔插话的份儿——他们两个的阅读量都远大于我。不止一次,我从他们那里按图索骥,获得宝藏。那一次,我再次感觉到羞愧,无知的羞愧,当然也激起我暗暗的“斗志”。夜已深。餐馆服务员一次来打扫,她们带着有意的倦色,我提议,回我的房间咱们继续……那一夜我基本没睡。他们那天提到的许多书名我也未能记下来,但我始终记着那种感觉,那种分享文学美妙的幸运和幸福,那种与我心有戚戚焉的共通。之后,晚餐之后还剩下三个人,徐则臣、李亚和我。我们之所以继续留下是因为读书的话题,是因为意犹未尽。那时,一向在文学问题上习惯夸夸其谈的我却只有聆听的份儿、偶尔插话的份儿——他们两个的阅读量都远大于我。不止一次,我从他们那里按图索骥,获得宝藏。那一次,我再次感觉到羞愧,无知的羞愧,当然也激起我暗暗的“斗志”。夜已深。餐馆服务员一次来打扫,她们带着有意的倦色,我提议,回我的房间咱们继续……那一夜我基本没睡。他们那天提到的许多书名我也未能记下来,但我始终记着那种感觉,那种分享文学美妙的幸运和幸福,那种与我心有戚戚焉的共通。之后,晚餐之后还剩下三个人,徐则臣、李亚和我。我们之所以继续留下是因为读书的话题,是因为意犹未尽。那时,一向在文学问题上习惯夸夸其谈的我却只有聆听的份儿、偶尔插话的份儿——他们两个的阅读量都远大于我。不止一次,我从他们那里按图索骥,获得宝藏。那一次,我再次感觉到羞愧,无知的羞愧,当然也激起我暗暗的“斗志”。夜已深。餐馆服务员一次来打扫,她们带着有意的倦色,我提议,回我的房间咱们继续……那一夜我基本没睡。他们那天提到的许多书名我也未能记下来,但我始终记着那种感觉,那种分享文学美妙的幸运和幸福,那种与我心有戚戚焉的共通。之后,晚餐之后还剩下三个人,徐则臣、李亚和我。我们之所以继续留下是因为读书的话题,是因为意犹未尽。那时,一向在文学问题上习惯夸夸其谈的我却只有聆听的份儿、偶尔插话的份儿——他们两个的阅读量都远大于我。不止一次,我从他们那里按图索骥,获得宝藏。那一次,我再次感觉到羞愧,无知的羞愧,当然也激起我暗暗的“斗志”。夜已深。餐馆服务员一次来打扫,她们带着有意的倦色,我提议,回我的房间咱们继续……那一夜我基本没睡。他们那天提到的许多书名我也未能记下来,但我始终记着那种感觉,那种分享文学美妙的幸运和幸福,那种与我心有戚戚焉的共通。之后,晚餐之后还剩下三个人,徐则臣、李亚和我。我们之所以继续留下是因为读书的话题,是因为意犹未尽。那时,一向在文学问题上习惯夸夸其谈的我却只有聆听的份儿、偶尔插话的份儿——他们两个的阅读量都远大于我。不止一次,我从他们那里按图索骥,获得宝藏。那一次,我再次感觉到羞愧,无知的羞愧,当然也激起我暗暗的“斗志”。夜已深。餐馆服务员一次来打扫,她们带着有意的倦色,我提议,回我的房间咱们继续……那一夜我基本没睡。他们那天提到的许多书名我也未能记下来,但我始终记着那种感觉,那种分享文学美妙的幸运和幸福,那种与我心有戚戚焉的共通。之后,晚餐之后还剩下三个人,徐则臣、李亚和我。我们之所以继续留下是因为读书的话题,是因为意犹未尽。那时,一向在文学问题上习惯夸夸其谈的我却只有聆听的份儿、偶尔插话的份儿——他们两个的阅读量都远大于我。不止一次,我从他们那里按图索骥,获得宝藏。那一次,我再次感觉到羞愧,无知的羞愧,当然也激起我暗暗的“斗志”。夜已深。餐馆服务员一次来打扫,她们带着有意的倦色,我提议,回我的房间咱们继续……那一夜我基本没睡。他们那天提到的许多书名我也未能记下来,但我始终记着那种感觉,那种分享文学美妙的幸运和幸福,那种与我心有戚戚焉的共通。之后,晚餐之后还剩下三个人,徐则臣、李亚和我。我们之所以继续留下是因为读书的话题,是因为意犹未尽。那时,一向在文学问题